

中國 歷代

徐俊鳴著

徐賢恭題



國立中山大學地理系叢書

中國歷史
統一地理觀

徐俊鳴著

國立中山大學地理系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

國立中山大學
地理學系叢書

中國歷代統一之地理觀

著作者

徐俊鳴

出版者

國立中山大學地理系

印刷所

中華印刷所

總經理

進化書局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(廣州漢民北路六十二號)

(廣州漢民北路一二二號)

呂 序

影响歷史演變之因素不一，然地理之影响則殊重要，就歷代統一之戰爭而言，倘時機適當，領導得人，而能就其所憑藉之地理基礎，與所使用之武器及交通工具相配合，作合理之戰畧運用，則成功之數自屬顯然。

本書單從地理觀點，闡述歷代統一戰爭成功所受地理之影响，在我國歷史地理學中，誠一有系統之專門著述，足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相媲美，著者能運用現代地理學眼光及方法研究，作簡要之說明，及清楚之圖解，尤爲顧著所不及。

本書除學術之價值外，尤具深長之教育意義，使讀者體念先民締造國家之艱難，及深感完整山河之不容人分割，其有裨於國家民族者尤足多也。

呂 逸 卿序於國立中山大學地理學系

三十六年四月四日

何 序

地理與作戰之關係，至爲密切，故從來之論軍事者，大都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舉，試觀幾許古戰場，每爲今之喋血地，其所以然者，蓋受山川形勢之影響也、故戰史之研究，實大有裨益于今戰場之了解，無可置疑。

自有史以來，陵谷之變遷雖少，而地名之更易殊多，苟以史爲史，而不按之于今日之輿圖，則有如瞽者捫槃，推測多誤，苟以地爲地，而不稽之于史，則不明演變，亦無以知各種應用之方，今徐君是書，以史爲經，以地爲緯，將我國歷代統一作戰之經過，用現代地理之眼光加以解釋，並各附以簡明之地圖，可以按圖索驥，治史地軍事三者于一爐，誠爲別開生面之著作，凡懷關國事者，苟能人手一篇，豈特對于我國歷代開國者之戰畧戰術，可以一目瞭然，卽對于將來安內攘外，建設國防，亦可得以借鑑焉。

作者在中山大學地理系講授國防軍事地理已經多年，著述素富，其學識經驗，余在其大著國防地理導論之序文中，已有介紹，茲不贅述，今徐君能繼續將其豐富之積稿逐漸公世，吾知其必將風行于海內也，是爲序。

何 杰三十三年夏序于坪石

自序

歷史與地理乃姊妹科學，一從時間上敘述人事演進之往跡，一從空間上分析人文產生之背景，二者互相闡明，不可偏廢，亦不易劃分，故有「時間乃空間之第四體」之稱。梁任公亦謂：「讀史不明地理，則空間觀念不確定，譬諸築室而拔其礎也。」人文地理之範圍中，有歷史地理者，乃研究人與人間和平或戰爭之關係，法國地理大家白呂納氏（J. Brunhes）將之分爲：政治地理、軍事地理、與行政地理三部。認爲是人文地理中最複雜之現象，同時亦爲地理中最大胆之工作。蓋以其中關係至爲微妙，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，頗難獲得一令人皆滿意之解釋也。歷史地理之工作既如此其繁難，淺學如予，本未敢輕于嘗試，然史地又爲革命教育之基本科目，無論在抗戰或建國之秋，均最爲需要，是以抗戰軍興以來，各大學多增開國防軍事地理等科，作者承乏中山大學該科講席數年，深感無適當之此類書籍，可供諸生參攷，因此迫不得已，乃有軍事地理學與國防地理導論諸書之先後刊行，然因戰時印刷困難關係，僅能提出綱領，未能多加闡述，而對於我國之國防軍事地理形勢，每思從縱橫二方再加探討，本書即爲從前一角度之觀察，蓋歷代統一戰爭，乃劃時代之大事，若以現代地理之觀點，比較研究而尋求其成敗得失，豈持能規知開國者之大經大猷，且藉此可窺全國國防之形勢，俯仰古今，最足發人深省。惟茲篇所論，始於秦，而

止於清。蓋秦以前，我國並無真正之統一，鴉片戰爭以後，我國已打破閉關自守之狀態，國內之戰爭已深受國際之影響，此為歷代之所未有，關涉之問題至多，不能純由本國尋求解釋，一時未暇詳論，故從畧。

本書初稿，民國三十三年夏完成于坪石，正擬付印之際，而適日寇南侵，粵北淪陷，余之藏書講稿，幾盡散失，幸此獨存，數年心血，虎口餘生，雖屬敝帚，能不自珍！復員以來，敵人之威脅雖除，而生活之重壓日增，故本書之出版問題，亦如祖國之處境，飽經磨折，久未實現，今也賴師友之鼓勵與協助，終得付梓，衷心之欣慰，自不待言，然安得更多洋溢之友情，浸透人間之隔膜，促進祖國之和平統一耶？

本書蒙徐院長賜題封面，呂主任及何老師賜序指導，均所至感，然稿成于亂離之山城中，參攷資料甚為缺乏，返穗以來，又因課務紛繁，未克多事補充，掛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望海內方家，不吝指正，是幸。

徐俊鳴序於中山大學地理系

三十六年四月四日

中國歷代統一之地理觀

總目錄

呂序
何序
自序

第一章
第二章
第三章
第四章
第五章
第六章
第七章
第八章
第九章
第十章
第十一章

秦滅六國
楚漢相爭
光武中興
西晉統一
隋文平陳
唐高定亂
宋滅七國
蒙元南牧
朱明光復
滿清入關
結論

一
九
一
六
二
一
二
六
三
〇
三
五
三
九
四
七
五
五
六
五

第一章 秦滅六國

(一) 七雄角逐之形勢

東周之末，諸侯割據，號稱強國者凡七，計在黃河流域者五，韓、趙、魏、齊、燕是也，在長江流域者唯楚，而秦則兼跨二流域焉。以幅員而論，秦楚最大，齊趙次之，魏燕又次之，韓最狹小。

楚爲南服之勁，以江漢間爲基地，都于郢（湖北江陵），威王滅越，孝烈王滅魯，奄有長江中下游及淮泗一帶，疆域極廣，資源亦富，惟地方新闢，人口稍稀耳。故蘇秦曰：「楚天下之強國也，西有黔中（湘西沅陵一帶）巫郡（川東奉節一帶），東有夏州（漢口）海陽（吳越），南有洞庭資梧（湖南九疑山），北有鄢郢（河南新鄭西南之鄢山）鄢陽（陝南鄖陽），地方五千里，此霸王之資也，秦之所害于天下者，莫如楚。」淮南子曰：「楚南卷湘沅，北連潁泗，西包巴蜀（實僅有巫郡），東裹鄢（魯南鄢城）淮，潁汝以爲瀘，江漢以爲池，垣之以郢林（河南鄢縣之西多林故名），綿之以方城（方城在河南葉縣與方城縣境，楚築長城于其上號爲方城）」。

齊國在今山東一帶，地方雖不及楚國之半，然爲我國古文化之中心，人才之淵藪。在資源方面，農產之外，復有鹽鐵之利，「鑄山煮海」足以裕國，且地屬邱陵，其險足守，史記田肯曰：「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濁河（黃河）之限，北有渤海之利，特載百萬，懸隔千里之外，齊得十二焉」。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功業之偉，爲五霸首，湯王滅宋割楚，與秦並稱東西二帝。

趙，河北之強國也，建都於邯鄲（今河北邯鄲縣），擁有今山西大部並河北西緣，北依恒山，南有漳河。肅穆用蘇秦，遂爲六國從約長。武靈王胡服騎射，東滅中山（今河北正定一帶），北破林胡樓煩，取雲中九原（綏遠河套），遂冠三晉。

韓魏燕三國，皆壤地狹小，燕尙僻處一隅，受秦之威脅稍小，韓魏過介于諸強之間，處境最苦，韓在今河南西部，兼有山西東南上黨（長子一帶）平陽（臨汾）等地，初都陽翟（河南禹縣），後徙新鄭（河南新鄭縣）。雖云北有鞏洛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陽商阪（即商洛山，在商縣洛陽間）之塞，東有宛（南陽）穰（鄧縣）洧水（于西華縣入潁水），南有陘山（新鄭西南），然國境狹長，與他國犬牙相錯，又當強秦東出之衝，易受襲擊，故范雎謂秦昭王曰：「秦下兵而攻秦陽，則成皋之道不通，北軫太行，則上黨之兵不下，一舉而攻宜陽，則其國斷而爲三，」張儀說韓亦曰：「秦下甲據宜陽，斷絕韓之上地（猶云上流），東取成皋秦陽，則鴻台之宮，桑林之苑（均韓都中宮苑名），非王有已，夫秦成秦絕上地，則王之國分矣。」

魏據河南東部，強盛時兼有晉南安邑，陝西河西上郡等地，初都安邑（今晉南夏縣），繼遷大梁（河南開封）。故蘇秦曰：「魏地南有鴻溝（在秦陽縣境，下流入賈魯河），東有淮潁，西有長城，北有河外（河以南之地）」，所謂山東之要，天下之脊也。

燕在今河北及遼寧一帶，東有朝鮮遼東，南有滹沱易水，建都於薊（今北平），史記曰：「燕趙蠻貉（北有東胡濊貉）內指（交錯也）齊晉，崎嶇強國之間，最爲弱小。」然因距秦較遠，中有齊趙之屏障，始能久存，故燕國者，附齊趙以爲重者也。

秦擁今陝甘以及四川一帶，兼跨黃河長江之上游，形勢最優，資源亦富。蘇秦曰：「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崤函之固，沃野千里，地勢形便，此所謂天府，天下之強國也。」范雎則曰：「秦四塞以爲固，北有甘泉（山名在涇陽縣西北百二十里）谷口（亦曰拳門在醴泉縣東北），南帶涇渭，右隴蜀，左關陝（崤函）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」。史記田肯曰：「秦形勝之國也，帶山阻河，隔絕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，地勢便利，其下兵於諸侯，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。」蘇秦謂趙王曰：「秦下軹道（今濟源縣南三十里），則東陽（沁陽

一帶，因其在太行山以南故名）動，劫韓包周，則趙自銷鑠，據衛取淇，則齊必入朝，秦欲已得行于山東，則必據甲而向趙，秦甲涉河逾漳，據番吾（河北磁縣境），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。」此七國形勢之大較也。

（二） 統一經過

六國見秦之日強，曾用蘇秦之計，合縱以抗秦，後爲張儀連衡之說所破，秦人乃得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。先滅韓（秦始皇十七年），次拔趙（十九年）破燕（二十年），併魏（二十二年），滅楚（二十四年），吞燕代（二十五年），終滅齊（二十六年），十年之間，六王畢而四海一矣。

韓居天下咽喉之地，當秦東出之衝，故范雎曰：「秦韓之地，形相錯如繡，秦之有韓，如木之有蠹，人之病心腹，天下有變，爲秦患者，莫大于韓。」杜牧曰：「秦萃銳三晉，經六世乃得韓，遂折天下之脊，復得趙，因拾取諸國。」蓋晉豫一帶之黃土高原，乃華北之軍略要地，此區既舉，而處華北平原上之魏燕均受其控制，齊楚之勢亦孤矣。秦之取韓，其主要進兵路線凡二：（一）主力東出函谷關取宜陽，以此爲前進據點，南收宛（南陽）穰（河南鄧縣），東南取鄆（河南鄆陵），由南方以包圍韓京新鄭。又東（偏北）出伊闕（洛陽之南），取成皋滎陽，由西北包鄆京，又一路東出陽城（登封）直趨新鄭。以上諸路均在黃河以南者也。（二）出晉南，由武遂（臨汾西）陘城（曲沃西北）絕太行陘（河南沁陽縣）以收上黨。上述之進攻路線，竟與范雎張儀所預言者大體相符，可見一國必爭之地原有一定，智者所見固畧同也。

秦之滅趙，其主要進兵之路線亦有二：（一）出今河南境，沿太行之南，由石城（河南林縣）經鄆（河南安陽）平陽（河南臨漳縣）以攻趙都邯鄲之南。（二）出山西，又分二道，一由汾河谷地從中都（平遙）取晉陽（太原），一出太行之西，由丹水谷地之長平（高平），趨濁漳谷地之閼與（和順西北），然後會師下井陘取宣安（河北藁城），而攻邯鄲之北。長平之戰，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，趙之實力從此大損。始皇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，楊端和將河南內兵共伐趙，即指此南北二途也，趙遭此夾擊，期年而國都破，趙王遷被虜，公子嘉奔代（秦南蔚縣），稱代王，旋亦爲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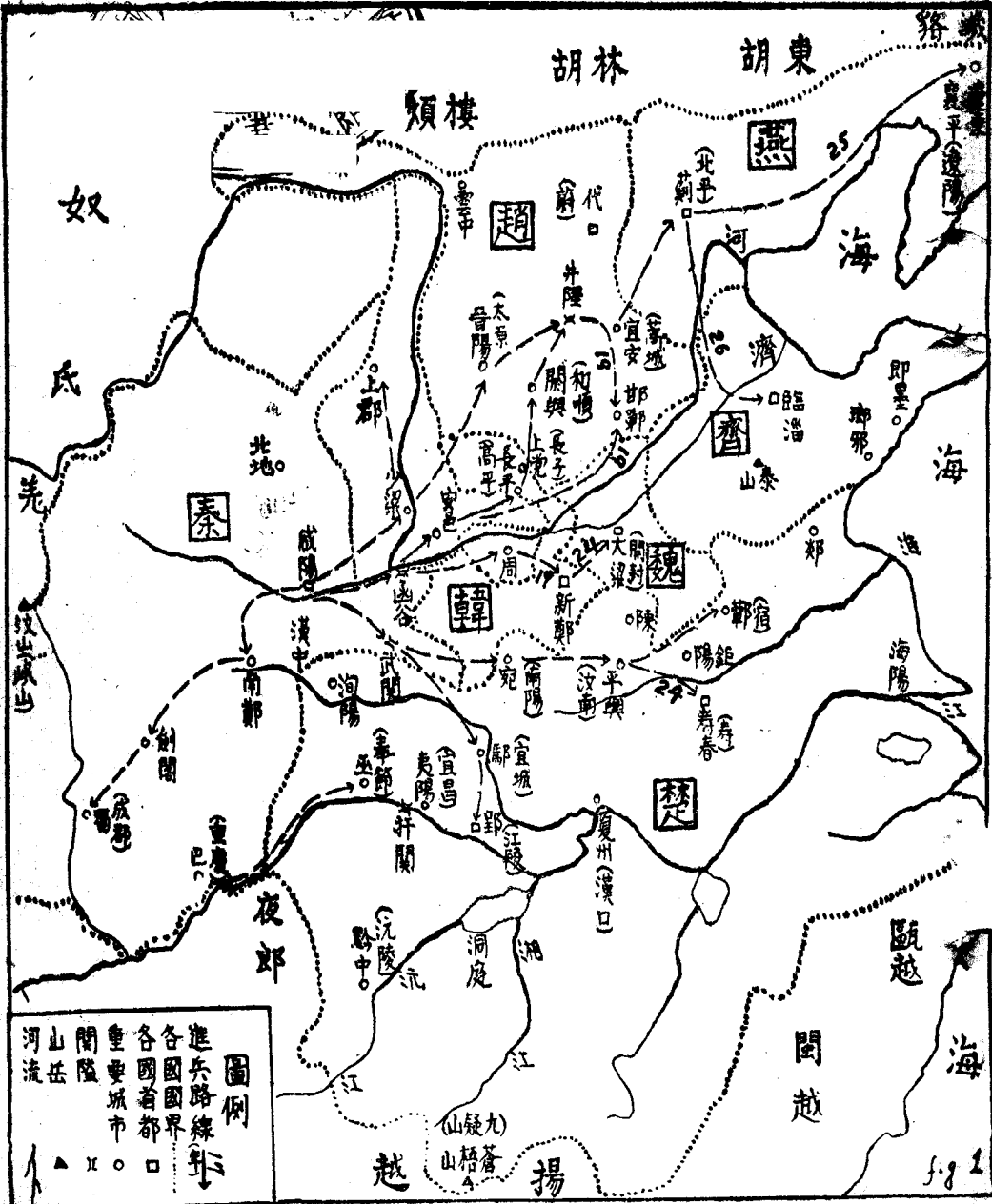
所滅。

秦之滅魏，先取其河西地（陝西東部），少梁（韓城）離陰（鄜縣）上郡（榆林北）皆其境也，然後由此分三路進兵：（一）由少梁渡黃河畧定皮氏（河津）汾陰（榮河）曲沃（山西曲沃縣）平周（介休之西）。（二）由封陵（卽陵）渡河取蒲陽（永濟）陽管（虞鄉）軹（河南濟源縣東）新垣曲陽（均在濟源境），至此安邑遂受包圍，魏乃不得不納安邑河內與秦矣。秦由此更東進，盡掠魏在黃河以北之地，如安城（河南原武南）溫（河南溫縣）懷（河南沁陽）南陽（修武一帶）邢丘（溫縣平泉城）酸棗（河南延津）朝歌（河南淇縣）汲（河南汲縣）。又由安城渡河攻大梁之北。（三）由函谷關，取焦與曲沃（均在河南陝縣境），又取衍（鄆縣）以擊大梁，王賁引河水灌城，三月城墜，虜魏王假，魏遂亡。

秦之攻楚，其所出之途三：（一）出長江以取巫郡黔中等地。（二）由漢水取漢中，（宋季文著蜀鑑曰：昔南鄭與漢中非一地，南鄭爲古褒國，秦未得蜀前，先取之，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地，秦既得漢中，乃分南鄭隸之，而置郡，兩地始合爲一）。（三）出武關取析（河南內鄉），拔鄆（湖北宣城）鄧（江陵），燒夷陵（宜昌），楚王亡走陳（河南淮陽），旋遷鉅陽（河南阜陽西北），再都壽春（安徽壽縣，亦曰鄆）。楚既失兩湖，王剪遂僅由武關一道取陳以南，至平輿（河南汝南），殺項燕于蕲（安徽宿縣），破楚壽春，虜其王負芻，楚遂亡。

三晉與楚既滅，所餘者惟燕與齊，燕本弱小，且常與齊趙構兵，實力耗損，秦既滅趙，北畧地至燕南境，燕人懼，使荊軻刺秦王，秦怒遣王剪伐之，戰于易水（大清河支流），大破之，進拔薊（北平），燕王喜走遼東，旋爲王賁所虜，燕亦亡。

齊處地較遠于秦，有三晉爲之屏蔽，范雎所謂遠交之對象卽爲齊，齊誤信遊說者之言，以爲秦之不至圖已也，恃交而備弛，關東諸國合縱攻秦，齊常不與，爲諸侯所惡，且與燕構釁，五國之師，秦燕韓趙魏環而攻之，七十餘城一鼓爲



樂毅所下，後雖賴田單之力，恢復故土，但元氣大傷，秦王政十年，齊王建人朝於秦。然五國既滅，齊豈能獨存？至秦王政二十六年，秦使王賁蒙恬襲齊，齊遂不戰而降。七強角逐之局，至此遂告結束。

(三) 戰畧檢討

秦之所以滅六國者，人多以爲由於商鞅之變法，實則變法爲戰國時普遍之現象，齊之管仲，韓之申不害，均已先實行之矣。秦在列強競爭中，其獨能成功者，其主因有二：(一)爲地理基礎之特厚，(二)爲遠交近攻政策之靈活運用。關於前者又可分爲數方言：(甲)地位之優越，秦秦兼跨黃河長江上游，其攻六國也，有高屋建瓴之利，而諸侯之西進也，則有仰攻之苦，是以六國之師，常遠巡函谷之前，無結果而散。(乙)資源之豐富，關中自無國渠成以後，耕田大增，更輔以蜀中之鐵，北地之馬，從此兵精糧足，軍械犀利，銳不可當矣。(丙)秦人開化較晚，風氣樸實，且密邇強胡(戎狄)，國禍而益強。與文弱之東方諸侯相較，固不可同日語也。

至于六國之所以爲秦滅者，則以不知天下之勢也，蓋六國之勢莫利于縱，而卒敗于衡者，禍在于自戰其所可親，而忘其所可讎也，齊楚自恃其強，有併包燕趙韓魏之志，而釋秦之禍；燕趙韓魏自憐其弱，又有忌惡齊楚之心，而爲秦之威，是以蘇秦之說阻，而張儀之志申也。秦知天下之勢，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，是以能併天下也。

秦之施行其逐個擊破政策時，威迫與利誘兼施。如秦之恐嚇諸國也，對楚則曰：「蜀地之甲，輕舟出于汶（即岷山），乘夏水（夏季水漲也）下江，五日而至郢（第一路可能攻楚之線），漢中之甲，輕舟出于巴，乘夏水下漢，四日而至涪（指襄樊一帶，此爲攻楚第二條可能攻線），寡人積甲宛（今南陽），東下隨（第三條可能路線），智者不及謀，勇者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。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，不亦遠乎。」楚王爲是之故，遂重秦。秦對韓則曰：「我起乎少曲（河南濟源縣西），一日而斷太行，我起乎宜陽，而觸平陽（魏故都），三日而莫不齟齬，我離二周而觸鄭（韓新都新鄉

也。五日而國畢。」韓以爲然，故車秦。秦對魏則曰：「我畢安邑（魏故都）率女戟（太行山西之一山口）韓氏太原（絕也），下軹道（濟源縣南），道兩陽（今沁陽一帶）封（封陵即今鳳陵渡）冀（山西河津縣東北），兼包兩周，乘夏水浮輕舟，強弩在前，鉅戟在後，決渠口（即石門口，今河陰縣西），魏無大梁，決白馬之口（即白馬津，舊黃河渡處在今滑縣西），魏無黃（外黃）濟陽（今河南南陽縣東），決宿胥之口（舊淇水入河處在今滑縣西南），魏無盧（津古朝歌今河南淇縣東北）頓邱（今河南滑縣南），陸攻則擊河內（今沁陽汲縣安陽一帶），水攻則滅大梁。」魏以爲然，故事秦。此均爲秦人利用其地理形勢之優越性與各國地理上之弱點相比較，使諸侯環顧事實不能不對之屈服者也。何況威迫之外，更加于利誘，如秦欲攻魏之安邑，恐齊救之，則縱應齊人滅宋，曰：「宋王無道，爲木人以象寡人，射其面，寡人地絕兵遠，不能攻也，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」已得安邑率女戟，因以破宋爲齊罪。秦欲攻韓，恐天下救之，則應各國伐齊曰：「齊人四與寡人約，四欺寡人，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，有齊無秦，無齊有秦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」已得宜陽少曲，致閼（山西離石縣西）離石，因以破齊爲天下罪。秦欲攻魏，恐楚救之，則以南陽（今河南南陽）郢楚曰：「寡人固與韓且絕矣，殘均陵（今湖北均縣北）率郢郢（今河南信陽南平靖關）苟利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」及魏棄五國而合於秦，因以率郢郢爲楚罪。諸如此類循環不已，而諸侯之地，遂爲秦蠶食且盡矣。

當時蘇秦曾擬有六國聯防之計劃如：秦攻楚，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，韓絕食道（指崤關宜陽一帶），趙涉河漳，燕守常山（即恒山之北）。秦攻韓魏，則楚絕其後，齊出銳師以佐之，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。秦攻齊，則楚絕其後，韓守成臯（河南汜水縣），魏舉中道（南道也），趙涉河漳博關（今山東博平縣境），燕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則趙守常山，楚軍武關（陝西商縣），齊涉渤海，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清河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，六國從親以橫秦，秦必不敢出函谷關，以害山東矣。」然六國同床異夢，未能切實合作，故蘇洵之論六國曰：「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」。蘇軾曰：「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，不在齊楚燕趙，而在韓魏之郊，韓

魏聚秦之衝，而蔽山東之諸侯，故夫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韓魏也。夫韓魏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，此豈知天下之勢耶？（此爲韓魏失策之處），委區區之韓魏，以當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？（此爲諸侯失策之處），韓魏折而入于秦，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，而使天下徧受其禍。夫韓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，秦不敢渝韓魏以窺齊楚，燕趙之國因得自完于其間矣」。此說爲中肯之論。溯春秋之世，列國之中，據有優良之地利，而足與秦頡頏者，惟晉楚二國，蓋山西陝北與豫西一帶之高地，實爲北方之脊，具有極大之軍界價值，不特東臨燕齊，且亦西控秦國（是時秦尚未得蜀）。晉人據而有之，實爲秦之大敵，晉惠公敗秦師于崤，秦人若怨之師，嘗欲甘心于晉，自襄、靈、成、景、厲，悼以至平公之世，秦晉河上之戰，前後以數十計，秦卒不能得志于晉，當是時，秦日以強，穆、康、桓、景諸君，其材足以爭雄于中國，而成周無恙，東諸侯之屬，不遂罹秦禍者，不可謂非晉之大有造于天下也。及三家分晉，而勢分力弱矣。然商鞅尙謂：「秦之興魏，譬如人有小腹之疾，非魏并秦，秦即并魏，魏必東徙，然後秦可據山河之固，東向以制諸侯」。蓋魏之強以其擁有河西與安邑，而韓之強則以有上黨，趙之強則以有晉陽及雲中九原，自魏去安邑都大梁，而魏始弱，其後河西安邑盡入于秦，而魏遂復不振矣。秦人既得安邑，乃由此而進謀韓之上黨，上黨拔後八年，韓遂入朝于秦，又六年攻趙之晉陽，晉陽拔後十九年，而三晉竟亡矣。由此可知秦之能滅晉者，以晉分爲三，而力不足以拒秦也，假使韓趙魏能知天下之勢，對于安邑上黨晉陽，能如扞頭目衛心腹，猶可爲也，奈何棄如敝屣，是何異拒盜入門，而坐待其斃乎，然秦孝公以後，萃六世之力，而後能盡舉安邑上黨晉陽之地，亦不可謂不難矣！

楚國獨賴長江中下流，苟能捷足先登，西取巴蜀，秦人恐亦難與抗，否則堅守漢中，亦可以威脅秦之腹心，掩護鄢郢，徒因懷王無能，致失漢中，國事遂不可爲矣。故秦北得山西，南併漢中，可謂爲秦統一南北之二大關鍵。孫子曰：「地形者兵之助」，豈不然乎！

第二章 楚漢相爭

(一) 秦末之形勢

始皇已歿，二世昏庸，陳涉吳廣首難于蕪（安徽宿縣南），草澤英雄及六國遺臣紛起響應，其中最重者爲劉項二氏，劉邦起于沛（蘇北沛縣）。項梁項羽則起于江東吳地（江蘇吳縣），因其均起于楚之舊地，故同奉楚懷王孫心爲義帝。是時秦兵尙強，遣章邯平亂，陳勝項梁皆先後敗歿，章邯乘勝圍趙王于鉅鹿（河北平鄉縣），諸侯皆遣軍往救，楚義帝命宋義項羽率軍往援，義畏秦強，觀望不進，羽怒殺義，奪其軍，立即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以示必死，與秦軍戰，大破之，秦軍多降。當是時諸侯之救鉅鹿者，不下十餘壁，莫敢縱兵，及楚擊秦，諸侯皆從壁上觀，楚軍無不以一當十，呼聲動天，諸侯軍皆人人惶恐。已而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將，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，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諸侯皆屬焉。

當項羽與秦軍戰于鉅鹿也，劉邦已另率一軍，乘虛由南陽入武關，繞嶢關踰褒山（均在陝西藍田縣東南），破秦軍于藍田，至霸上（灃水之上），是時二世已爲趙高所弑，孺子嬰降，劉邦遂入咸陽，分兵守函谷。

項羽既破章邯，旋師河南，至新安，盡坑秦降卒，破函谷關而入，怒劉邦之拒已也，召邦至鴻門，思執而殺之，未果。羽乃自立爲西楚霸王，王梁楚等九郡（今江浙及魯豫之一部），都彭城（今蘇北銅山），復分宇內爲十八諸侯，情形如下表：

名稱	人物	轄境（今地）	首都（今地）
漢王	劉邦	巴蜀漢中（四川與陝南）	南鄭（今南鄭縣）
雍王	章邯	咸陽以西（陝中與甘肅）	廢止（陝西西十）